

第一章 父女之死藏謎團

夜雨很大，天光昏暗，三尺開外一片混沌。

商瀾摸黑在爛泥地裏走了一個多時辰才回到六福客棧。

她沿著圍牆繞到客棧側後方，在尺來深的積水裏洗了洗短靴，縱身一躍，上了五尺多高的牆頭，跳了進去。

挨著牆的是天字四號房，商瀾矮著身子躡手躡腳地溜過去，在三號房門前停了下來。

這是這具身體的養父慕容飛的房間，原主慕容藍則住隔壁的二號房。

房門上掛著銅鎖，窗戶上半扇沒插，被風吹得「嘎吱」作響。

慕容飛果然不在！

商瀾心裏咯噔一下，她冒險回到這裏就是為了找慕容飛呀。

她是一個多時辰前，原主被扔到沱河裏的那一刻穿越過來的，從二十一世紀的刑警中隊長變成了六扇門中負責女子案件的女捕快，今年十七歲，整整年輕了七歲。原主身世坎坷，三歲被拐賣，五歲落入青樓，十歲由慕容飛收養，十六歲進入六扇門當差，剛有一個不錯的相親對象，正在考慮終身大事，總算苦盡甘來，沒想到卻一命嗚呼。

她到陸州乃是獨行，為的是禮國公家的庶女與人私奔一案。

庶女找到了，任務完成，回京前兩天巧遇了一直在南方辦案的養父慕容飛，於是兩人約好一起回京。

昨日早晨，父女倆離開陸州，中午抵達劉家鎮，打尖時，慕容飛說還有一件事沒辦完，需要回一趟陸州，晚上回來，所以他們要了兩間房。

慕容飛在三號房休息小半個時辰，留下包袱，隻身離開劉家鎮。

慕容藍在客棧等他，亥時時分方和衣睡下。

大約子時，她被闖進的歹人用被子捂住臉，堵住口鼻，糊里糊塗地離開了人世。

商瀾冒險回到客棧，一是為了找到慕容飛，二是想為原主報仇，查查案發第一現場。

如今慕容飛未歸，窗戶卻開著，有很大的機率有人從此處進出過。

她合理猜測，原主之死可能與慕容飛有關，且慕容飛也凶多吉少了。

如此，她有必要看看慕容飛的隨身行李。

商瀾撐開窗戶探了探，見裏面確實沒人，這才輕輕巧巧地跳了進去。

方桌上有火摺子，她試了好幾次，總算點燃了。

憑著微弱的火光飛快地把房間掃視一遍，只見房間方正，陳設簡單，床上、櫃子、八仙桌上一覽無餘，什麼都沒有。

就在火焰被風吹倒，馬上要滅的時候，她眼角餘光落在了條案上方一幅三尺全開的仕女圖上。

那是慕容飛在陸州客棧時畫的美人，原主不但見過，還私下認為養父可能要納小妾了。

如今包袱不見了，畫卻被留下。

慕容飛只在此地停留一晚，為什麼要把畫掛出來呢？

商瀾摘下畫，脫下上衣，將地上的泥水印擦掉，帶著問題回到隔壁。

二號房的門沒鎖，床鋪整理好了，原主的包袱也不見了。

會是慕容飛拿走的嗎？一個視義氣為生命的男人，不顧養女死活，獨自逃走，還拿走了養女的包袱？

父女倆關係不錯，這樣不符合常理。

按照正常邏輯，應該是原主被殺後，兇手清理了現場。

商瀾凝神聽了聽外面，確定無人，點燃了蠟燭，仔細檢查門窗。

客棧不高檔，門窗由紅松木打造，木頭上沒有撬弄的痕跡。

窗櫺是簡單的網格型，格子粗大，窗紙重新糊過了——外面下著雨，濕度足夠，窗紙與窗櫺黏合處沒乾。

商瀾在窗栓和窗格之間比劃了兩下，確定只要弄壞窗紙就完全可以從外面打開窗栓，可見兇手是破壞窗紙打開窗栓，從窗戶進來的。

室內乾乾淨淨，沒有腳印，連記憶中原主的泥腳印也不見了。

這些都說明了一個問題——兇手有預謀、有準備，更有足夠的反偵查能力，大抵是有組織的犯罪。

商瀾心道：兇手的犯罪動機是什麼呢？

原主在六扇門還是新人，不曾經手過大案要案，沒有仇家，處理的庶女案早在京城鬧得沸沸揚揚，不會給原主帶來任何風險。

那麼，她是不是可以確定，兇手就是衝著慕容飛來的呢？

慕容飛在六福客棧打尖時察覺到了危險，就以回陸州有事為由，試圖把藏在暗處的敵人引開，以免牽連到慕容藍，卻不料幕後黑手將他們父女一網打盡。

夜路不好走，兇手未必會離開劉家鎮，說不定還在這六福客棧之中，她必須馬上離開這裏。

商瀾吹滅蠟燭，摸黑清理了地面上的痕跡，再穿好鱗外套，帶著畫出門。

雨暫時停了，但天還陰得厲害，商瀾怕畫被雨淋濕，不敢耽擱，出了客棧就順著長街往北面的官道前去。

她記得那裏有一片地，地頭有個窩棚，可暫避風雨，睡上一宿。

雞鳴時分，雨停了，東方泛起了魚肚白。

商瀾把畫塞在乾了的內衣裏，用手簡單理了理髮髻，便離開窩棚往沱河去了。

她想，如果兇手要安排意外，父女倆有著同樣的命運才順理成章，也就是說，慕容飛若死了，屍體也該在沱河裏。

生要見人，死要見屍。即便危險重重，她也不能就這麼狼狽地回京，一問三不知地面對原主的養母和兩個年紀尚幼的弟弟。

商瀾沿著河邊往東走，走出七八里時遇到一個察看汛情的老人家。

她捏捏衣袖裏縫著的幾塊碎銀子，笑著上前打招呼，「大爺早啊。」

「早，早，歲數大了覺就少，看看河水。」老人家挺愛說話，又問：「聽口音，小丫頭不是本地人，這是往哪去啊？」

商瀾從腰上取下一塊漆著黑漆、上下兩端鏤雕著海馬的木質腰牌，遞到老人家面前，壓低聲音說道：「不瞞老伯，我是京城六扇門的捕快，來貴鄉查個案子。」老人家嚇了一跳，眼裏露出些許狐疑，目光在商瀾身上梭巡了一番。

商瀾比一般的姑娘稍高些，穿著寶藍色男裝，上等府綢所製，款式跟南邊略有不同。

衣裳髒，人不髒，皮膚細白，杏眼清亮，容貌端莊，卻有銳氣，一看就是好人家的女孩。

他定了定神，小聲問道：「丫頭，哪家犯事兒了？」

商瀾道：「不是哪家犯事，而是沱河上游有人失蹤，屍體可能沖下來了。」

「哦哦哦……」老人家有些釋然，「找屍體啊，那得去梁家鎮的鎬頭灣找，一準兒卡在那兒，離這三十多里呢。」

「咕嚕嚕，咕嚕……」

商瀾的肚子突然響亮地叫了起來，她捏出一塊碎銀，「老伯，我趕了一夜路，衣裳也髒了，您看能不能行個方便……」

「這有何難，一頓飯罷了，不要錢。」老人家是個和善人，擺了擺手，率先往村子的方向去了。

商瀾不強求，跟著他回了家。

老人家姓李，家裏人口簡單。

商瀾給他家老太太二兩銀子，讓她幫忙買了一套女子的新衣裳、一雙鞋、一頂斗笠和一套蓑衣。

吃過飯，打扮停當，老人家叫大兒子駕驥車送她去梁家鎮的鎬頭灣。

鎬頭灣，顧名思義，沱河在這裏轉了一個鎬頭似的直角彎，屍體和上游的垃圾大多會積在河道上的一小片雜樹林裏。

商瀾到的時候，已經有屍體被打撈上來了。

她戴著斗笠混進看热闹的人群中，略一瞥就認出那具屍體正是慕容飛。

冷冰冰的推理變成了血淋淋的現實，商瀾感覺心臟像被一隻大手狠狠地揪了一下，疼得直打寒顫。

她壓低斗笠，閉上眼，深呼吸，散掉淚意，重新把視線落到那具熟悉又陌生的屍體上。

因為在水裏泡了半宿，屍身有些膨脹發白，臉上、手上有淡紅色屍斑，手指乾淨，指甲無泥沙水草等異物，嘴唇、指尖顏色正常。

從屍體的表面徵象來看，慕容飛不是溺亡。商瀾在刑警隊時經常跟法醫混，對常見的屍體徵象瞭若指掌。

圍觀的鄉民五六十人，七嘴八舌地說著話，鬧哄哄的。

「邪性，今年的水不算大，怎麼就淹死人了呢？」

「為了撈魚吧，不是說上游水庫裏的魚跑出來了嗎？」

「大半夜的撈魚？我看不至於，也許是不想活了吧。」

其中一個員外模樣的中年男人站了出來，揚聲說道：「死者為大，鄉親們別瞎猜了，有沒有人敢去翻翻他身上？」

幾個濕淋淋的年輕男人嬉笑著推讓一番，最後一個五大三粗的壯漢站了出來，「我可以去，但咱先說好了，要是翻到銀錢……」

「翻到銀錢你就多分幾個。」那員外明白他的意思。

「那行。」壯漢上前在慕容飛的胸口、袖子和腰帶上摸了幾下，笑嘻嘻地道：「有錢，還有塊牌子呢！」

他搜出七八塊碎銀和一塊赤紅色腰牌，腰牌橢圓形，塗漆，上下雕著威風凜凜的老虎，兩邊是雲紋，中間是篆刻的「六扇門」三個大字。

員外哆嗦一下，「不得了，出大事了，這是六扇門門主的腰牌。」

他立刻派兩個伶俐的小廝趕去陸州，又留下兩個歲數大的隨從看著屍體。

涉及到官家之事，老百姓怕惹麻煩，漸漸散了。

商瀾不敢多待，隨人群離開。

臨走前，她又看了一眼人群裏兩個身材強健、目光狠厲的年輕男人，把他們的樣貌牢牢記在心裏。

這兩人始終不曾跟本地人說過話，大抵是殺害慕容父女後，對整件事進行全程跟進的兇手。

商瀾在最近的鎮子上逛了逛，吃了午飯，找到僅有的一間小客棧，要了個臨街的房間，打算休息一下，順便等官府來人。

不知睡了多久，她迷迷糊糊地聽外面有人說道：「大官來了，看看熱鬧去啊。」

她立刻起身，跟著客棧老闆的小兒子去看熱鬧。

六扇門乃是獨立於地方官府之外，專門負責辦案的官方組織，當中有門主、副門主、大捕頭等人。

因為死的是六扇門門主慕容飛，從陸州趕過來的官員著實不少，不但當地的知府來了，同知來了，通判來了，推官來了。

還來了一個讓人意想不到的正三品京官——錦衣衛指揮使蕭複，名滿大夏的蕭閻王。

蕭複，英國公世子，皇上的親表弟，還是京城首屈一指的美男子。

其身材高挑勻稱，皮膚細膩白皙，天庭飽滿，五官立體，唇薄似劍，一雙深眸格外犀利。

人美，性格卻不美，為人涼薄冷酷。

他性喜黑白兩色，不愛一般的男子配飾，只愛寶劍。

此時此刻，他正左手持著長劍，右手捏著白色絹帕，面無表情地在劍身上反覆擦拭著。

幾個地方官員站在其一丈開外，各個小心地陪著笑臉。

這樣的地方官員大多沒什麼能耐，商瀾心生反感，心裏也有了些許不信任，目光牢牢地釘在正在屍檢的仵作身上。

仵作是個四五十歲的中年男人，身材不高，一臉橫肉。

他先檢查慕容飛的手，再來是手臂、胸膛……最後看口鼻腔，就算完成了屍檢。整理好慕容飛的衣衫，他偷偷乜了蕭複一眼，又看向陸州府的推官孫大人，得到肯定後站起身，鞠了一躬，道：「諸位大人，小的看完了，這位大人身上無明顯外傷，口鼻內有泥沙，此乃落水後仍用口鼻呼吸所致，確定是溺亡。」

幾個地方官面面相覷。

片刻後，孫大人拱著手，顫巍巍道：「蕭大人……王大人、孔大人、錢大人，老張做了三十年仵作，經驗豐富，想必不會看錯。但慕容大人乃我朝棟梁，下官絕不懈怠，一定查清慕容大人出事的來龍去脈，好給慕容大人的親眷一個交代。」王大人是知府，他覲著蕭複，撫著兩縷長鬚，字斟句酌地吩咐道：「案子出在我陸州，查明真相陸州府責無旁貸，你務必將此案查得仔仔細細，明明白白。」

「是。」孫大人有了主心骨，腰杆子挺直了些，小聲跟捕頭交代了幾句。

捕頭一擺手，四名捕快把一口薄棺抬了過來，打算將慕容飛的屍首帶回陸州，放到義莊裏去。

蕭複扔了手中的帕子，長劍指了指棺材。

他身邊一個千戶打扮的中年男人站了出來，攔住孫大人，「既然確定溺亡，就不必帶回義莊了。我家大人與慕容門主同朝為官，又是忘年交，此番既然趕上了，送他回京是人之常情。」

「這……」孫大人本想說句什麼，看看王大人，又閉上了嘴。

王大人道：「蕭大人古道熱腸，下官不勝感激，勞煩大人了。」

「嗯。」蕭複發出一個單音，手中利刃挽起一片劍光，「唰」的一聲，插進一旁托著劍鞘的親衛手中，「告辭！」

說完，他轉身就走，大步朝鎮子裏去了。

高顏值、低情商，狂傲自負、行事乖張，商瀾默默總結了此人給她的第一印象。原主對蕭複的印象極差，商瀾翻找記憶時，發現原主對他的描述有這樣幾個關鍵字——蕭閻王、討人厭、不通人性、相公臉。

相公，在大夏朝是小官，男妓。

慕容藍與蕭複無直接衝突，不喜歡他的原因有三，一是街頭巷尾的傳言，二是六扇門和北鎮撫司的衙門之爭，三是慕容飛和蕭複互相看不慣。

商瀾凡事講究證據，不至於因原主的主觀印象而對蕭複有偏見，但他如此草率地結束調查，讓她很不滿意。

是說……六扇門和北鎮撫司在職責上有相交之處，兩人同時出現在陸州，有沒有可能是為了同一樁案子呢？還是根本就是蕭複殺了慕容飛？再不然，純屬巧合？商瀾不得而知，她只知道那張仵作極可能有問題，由此，應該把與他有關聯的推官孫大人和陸州知府王大人也納入偵查範圍。

她目送幾位大人離開，又眼巴巴地看著幾個錦衣衛緹騎給慕容飛收屍，抬著棺材

去鎮子上。

上午露過面的兩個年輕男子尾隨棺材去了，她則準備回小客棧。

商瀾反覆思考過，慕容飛頭腦機敏，武功高強，義氣相交的朋友也多，如果這個死局他逃脫不了，她一個外來者能做的更加有限。

眼下要緊的是那張仕女圖，這也許是解開慕容父女死因的關鍵，必須保住它，並安全帶回京城。

她不是見難就退之人，保命雖要緊，該做的仍必須做完。

那兩名嫌犯棘手一些，不好跟蹤，但查查張仵作絕對沒有問題。

回到小客棧，在房間裏等夥計送洗澡水的時候，商瀾把仕女圖拿了出來，拆開裝裱一寸一寸地檢查了一遍。

慕容飛算是武將，但於書畫一道也頗為擅長，尤擅山水畫，畫仕女圖還是頭一遭。

畫面對角線構圖，美人醉臥於牡丹花叢，一手酒壺，一手長劍，容貌美豔，五官與傳統國畫中的美人並無二致。

線條流暢，人體結構略有偏差，這一點與慕容飛的繪畫水準相符。

裝裱中無夾帶，畫面上也沒有暗藏的文字和符號，商瀾瞪瞎了眼也沒發現任何一點可疑之處。

「好累。」

整理好那幅畫，用舊衣裳包好，商瀾四下逛一圈，乾脆地扔到乾燥的馬桶裏，然後就攤倒在架子床上。

她不明白，既然畫裏沒有任何機關，慕容飛又為何把它掛出來，佯裝客棧的中堂畫呢？

這樣既不是慕容飛的性格，也不符合常理。

「咚咚。」房門被敲響了。

商瀾趿拉著鞋子去開門，「夥計嗎？」她警惕地問了一句。

「客官，熱水來了。」夥計在門外說道。

商瀾開了門，一條手臂忽從夥計身側抓過來，簡單粗暴地把人扒拉到旁邊。

她嚇了一跳，後退半步，左腿下意識地抬了起來。

那人個子不高，反應奇快，抓住商瀾的腳踝往外一帶，她順勢躍起，抬右腳再踹。

這一腳踹實了，那人吃痛，鬆開手向後趔趄了一下。

商瀾雙腳騰空，直直地朝地面摔了下去。

不待她起身，又一個高個男子撲過來。

對方是練家子，臂力強悍，她被死死地按在地面上。

先前的矮個子拍拍胸口的浮土，居高臨下地說道：「蕭大人有請，跟我們走一趟吧。」

商瀾動彈不得，眼睜睜地看著第三個男子衝到房間裏，四下翻檢一番，又空手出來。

她鬆了口氣，怒道：「男女授受不親，還不放開？」

壓著她的高個男子把她拎了起來。

矮個男子取出麻繩，一邊捆她一邊鄙夷地說道：「原來是妳。」他顯然認識原主，又道：「最毒婦人心。」

他不是在指責商瀾不給慕容飛收屍，就是想誣賴她殺了養父。

商瀾瞪他一眼，閉緊嘴巴，一言不發。

那人也沒指望從她這裏得到回覆，推搡著她離開了小客棧。

蕭複在小客棧後面的二進院子裏。

商瀾過去時，他正翹著二郎腿，坐在正房堂屋裏喝涼茶。

矮個男子上前彙報道：「大人英明，鎮上果然多了些牛鬼蛇神，此女乃是慕容飛的養女，今天中午進的鎮子，行跡十分可疑。」

蕭複放下茶杯，抬眼逼視著商瀾，說道：「妳說說看。」

他的目光極為陰冷，商瀾頓時有種被毒蛇盯上的錯覺。

她挺了挺後背，不卑不亢地解釋道：「蕭大人，卑職也是被害者，昨日凌晨……」

蕭複反應如此之快，這說明他對慕容飛的死因存疑。

商瀾對他多了些信心，把大致經過細說一遍，其中不包括仕女圖，以及她對兩個屋子地面的反偵查處置。

「妳說妳是被害者，有人證物證嗎？」蕭複問道。

商瀾想了想，「如果蕭大人能找到那兩個疑犯，定能洗脫卑職的嫌疑。」

「嗤。」蕭複嗤笑一聲，正待說些什麼，就聽外面有人說道——

「大人，找到兩名陌生男子，但都殷毒旨盡了。下官辦事不力，請大人責罰。」

商瀾笑了笑，不再說話。

那兩個人不是她殺的，她被抓了卻沒有自殺。雖說這事不能直接證明她的無辜，但能讓蕭複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對她的懷疑。

「賈小六、賈小七何在？」蕭複還是沒有放她離開的意思。

賈家兄弟是六扇門的兩個捕頭，負責江湖中事。慕容飛此番出差，帶的正是他們兄弟。

原主也問過這個問題，慕容飛告訴她，他們在徽州查別的案子，他來陸州是有一些私事要辦，這也是原主認為慕容飛要納妾的一個佐證。

商瀾據實以告。

蕭複把兩條大長腿換了個位置，拿起放在矮几上的長劍，對著商瀾的臉蛋比劃了一下，說道：「妳是六扇門的人，應該知道我的手段，如果不想吃苦頭，就千萬不要耍花招。」

商瀾蹙起眉頭，不客氣地反駁道：「蕭大人須知，我也是受害者，若非為了父親，我早就死遁了，大人不該懷疑我。六福客棧、沱河邊上的李老伯都能證明我說的是真話。」

蕭複笑了笑，「真話，六扇門的人也有真話嗎？」

這是什麼話！六扇門怎麼了？六扇門的人抱你兒子跳井了，還是殺你全家了？

商瀾極為不快，她忍著氣說了句反話，「蕭大人急著找替罪羊嗎？那我確實合適，就不必刑訊逼供了吧，準備好口供，我簽字畫押就是。」

驕傲自負的人大多容不得激將，她要賭上一把。

蕭複輕笑一聲，站起身，提著長劍走到商瀾身邊，「如果妳喜歡當替罪羊，我倒不妨成全妳。」

商瀾對上他的視線，「謝謝，蕭大人不過如此。」

「妳是唯一一個敢這樣跟我說話的女人，當真讓人印象深刻。」說到這裏，蕭複頓了頓，執劍的左手忽然一動，劍光斜斜飛起，朝商瀾的右臉劃了過去。

商瀾心裏一驚，想躲，但已然反應不過來了，只好閉上眼睛聽天由命。

「叮……」銀簪落地，髮髻散開。

「不錯，有點膽色。」蕭複轉身回去。

商瀾睜開眼，「承讓。」她甩亂髮，露出巴掌大的小臉，又道：「蕭大人不信我，我能理解，畢竟有些事說不清楚。我現在只有一個請求……懇請大人允許我祭拜父親，並給父親買身壽衣，略盡孝心。」

蕭複一抬下巴，「鬆綁。」

居然這麼容易嗎？商瀾隱藏好內心的訝異，問給她鬆綁的矮個男子，「我父親在哪兒？」

矮個男子道：「在小廟裏。」

商瀾撿起髮簪，捋捋亂髮轉身就走，剛邁一步，又轉了回來，說道：「大哥，如果方便，請借我十兩銀子，回京後一定如數奉還。」

矮個男子為難地看看蕭複。

蕭複道：「你去找蕭誠支五百兩給她，明日一早帶她去陸州，到她說的六福客棧看看。」

「是。」矮個男子拱了拱手。

商瀾鞠了一躬，「多謝蕭大人成全。」

只要他肯幫忙、肯查案，其他的她都可以不計較。

一更時分，錦衣衛千戶黎兵從劉家鎮趕了回來。

他稟報道：「大人英明，慕容門主的確不是溺亡，而是傷在腦後，嬰兒拳頭大小的一個凹陷，傷勢足以致命。依卑職愚見，他口鼻裏的泥沙應該是偽造的。」

蕭複的視線從書本上挪開，看向黎兵。

黎兵繼續說道：「慕容父女確實在六福客棧住過，慕容飛在客棧短暫休息片刻，中午離開。慕容藍留在客棧等人，差不多一更過半，客棧夥計給天字四號房的客人送過茶水，那時慕容藍的房間亮著燈，慕容飛未歸。今天早上，夥計給她送洗漱用水時發現人不見了，但馬車還在。卑職查過窩棚裏，也問了李姓老伯，她確實沒有撒謊。」

「也就是說，慕容飛確實死於他殺，但你調查的事實並不能洗脫慕容藍謀殺慕容

飛的嫌疑。」蕭複放下書，拿起摺扇扇了扇，「說說你的看法。」

「眾所周知，慕容飛的武功在京城能排前三，慕容藍雖習武，但只比普通人略強。她身世淒慘，如果沒有慕容飛，她現在就是一個人人輕賤的妓子，只要人性尚存，就絕不會這般喪心病狂。」

蕭複搖搖頭，「現在下結論為時過早。首先，慕容藍是養女，年輕漂亮，慕容飛若起了色心，她定逃不出其掌控，與人裏應外合亦順理成章。其次，慕容飛傷在頭部，身上沒有外傷，大抵是偷襲所致，能偷襲慕容飛的八成是熟人，慕容藍的嫌疑依然不小。你派人盯著她，身邊一刻不能離人，一方面防止被人滅口，另一方面看看有沒有人與她聯絡。」

黎兵信服地點點頭，「還是大人思慮周全，卑職這就交代下去。」

蕭複滿意地拿起書，揮揮手讓黎兵下去了。

小客棧裏。

商瀾問掌櫃，「我的房間還給我留著吧？」

「留著呢，留著呢。」見商瀾好好地回來了，掌櫃鬆了口氣，「回來就好，回來就好，姑娘家也是可憐，沒事了吧？」

這是個善良的中年男人，眼裏的悲憫做不得假。

商瀾能猜到蕭複的一些想法，她不認為自己沒事了，卻也不想嚇唬掌櫃，就岔開了話題，問道：「我來的時候沒瞧見鎮上有香燭鋪子，掌櫃知道哪裏可以買到壽衣嗎？」夏天濕熱，再放一天屍體就太臭了，必須馬上換上壽衣。

掌櫃道：「咱們鎮子小，沒那樣的鋪子，一般不是去城裏，就是去鎮西頭的老邱家。邱老大會打棺材，壽衣香燭也常有預備，我讓我家老三帶你走一趟吧。」

商瀾謝過，假託上茅房，回房端了一眼仕女圖，梳好長髮，這才跟掌櫃的三兒子出了門。

大約兩刻鐘後，她抱着一大盆雜物，滿頭大汗地出現在鎮東頭的小廟裏。

小廟極小，只有一間正房。

矮個、高個兩名親衛在小廟外面的石磨上安坐，一人捏著一只酒壺，石磨上擺著一盤滷肉和一盤油炸花生米，喝得有滋有味。

「哟，居然敢這個時候來。」矮個親衛放下酒杯，不陰不陽地說了她一句。

「讓你們費心了，兩位大哥貴姓？」商瀾不介意他們的態度，目光落在屋子裏面。

微風掃過，隱隱有臭味飄了出來。

慕容飛的屍體在棺材板上，頭朝西，腳朝東，身上蒙著一大塊白色麻布。

頭頂一盞長明燈，香爐裏燃著三炷長香，絲絲縷縷的煙氣在悶熱的空氣裏繚繞著。

「大哥不敢當，我叫王力，叫我老王就行了，那位李強，老李。」矮個的王力快言快語地介紹了一遍。

「老王，老李。」商瀾也不客氣，把買來的東西放到廟裏的供桌上，拜了拜土地爺，又端著剛買來的木盆往水井的方向去了。

「我操，這丫頭要給慕容飛淨身？」王力捂著鼻子進了廟裏，從商瀾帶的東西裏拎起幾條棉帕子。

李強也有些不解，「不是說授受不親嗎？」他還記得壓住商瀾時她說的話。

「噴，江湖兒女，真是……噴噴噴，江湖兒女也做不到這個分上吧，瘋了瘋了瘋了。」王力念念有詞地溜達回來，捏起酒壺灌了一大口，好好地壓壓驚。

他聲音不小，正往回走的商瀾聽得一清二楚，遂道：「死者為大，總不能讓父親這般狼狽地上路。你們要是願意幫我擦，我感謝你們八輩祖宗。」

「這是什麼話，聽著怎麼就這麼彆扭呢？」王力皺起眉頭，「老子是外人，給他上香守夜就不錯了，還擦身？他又不是我爹。」

「說得極是，所以還得我這個女兒親自來做。」商瀾端著水盆進了屋。

放下木盆，揭開白布，取來剪刀，她面不改色地把慕容飛的衣裳剪開，扯了下來。

在處理衣物的過程中，商瀾發現上半身屍僵被破壞了，下半身還處於最大化狀態。

屍體確實無明顯外傷，口鼻處也如張仵作所說，有泥沙。

商瀾將慕容飛的髮髻解開，擰一個濕帕子，擦頭皮、擦頭髮。

傷口在枕部偏右，鵝蛋大的一塊，邊緣清晰，但不規則，像是石頭擊打所致。

從凹陷程度來看，絕對一擊致命。

「這極可能是熟人做的，蕭複若是知道，絕不會這麼輕易放過我。」她一邊梳頭，一邊小聲咕噥了一句。

「什麼，妳說什麼？」王力扒著門口問道。

「沒什麼。」商瀾把頭髮梳理順暢，用簪子簪好，開始清理其他地方。

慕容飛今年三十一歲，在現代還算年輕人，容貌清秀，身材極好。

這讓商瀾想起了現代的自己，兔死狐悲，物傷其類，眼淚止不住地落了下來。

「噴……就別裝了吧。」王力轉過頭，不再看她。

李強推了他一把，示意他別再說了。

商瀾也不理他，認認真真地給慕容飛淨了兩遍身，穿上一整套壽衣，最後磕了三個響頭。

燒紙錢的時候，她問王力「蕭大人為何在此？」

王力道：「說來也巧，我家大人的三表弟成親，回京恰好路過陸州，早一天晚一天都碰不上這事。噴，大概是慕容門主死得冤屈，特地求了我家大人吧。」

他說的自然可信，商瀾信了一半。

她在小廟守了半宿，亥時末才趕回客棧，洗了個澡，沉沉地睡了過去。

第二章 養母潑髒水

早晨，蕭複在院子裏練了一套拳法，一套劍法。

收勢後，王力進了院子，把昨夜商瀾做的事情詳細講述一遍，「……真沒想到，看著端莊大氣，行事卻如此沒有分寸。大人啊，她連那裏都認真洗了呢！」

蕭複眉頭微蹙，深眸瞇了瞇，說道：「不但膽子大，還不知廉恥。」

侍立一旁的黎兵說道：「確實不妥當，但孝心可嘉。大人，你說她有沒有可能想藉此機會弄明白慕容飛的真正死因？」

「也許。」蕭複摸摸發燙的臉頰，轉身進屋洗漱去了。

一刻鐘後，王力趕著先前扣下的慕容藍的馬車，接上商瀾，同黎兵等人一起趕往陸州。

那輛馬車是慕容飛為了慕容藍親自找人打造的，用料好，構造實用，款式儉樸，除了小几上擺著的一只淺絳彩的小瓷瓶外，其他什麼都沒有。

慕容藍極喜歡瓷器，在她心裏，女人像瓷器，一樣美麗，一樣易碎，都需要珍惜和愛護。

大概是從小長在青樓，經常被人算計的緣故，她對外人總保持著高度戒備，身邊從不帶婢女，更不喜歡帶車夫。

所以此次出差，她力排眾議，獨自一人前來。

商瀾閉著眼睛靠在車廂壁上，心想，慕容飛是不是因為擔心原主才特地拐來陸州呢？

不，應該不是，那幅畫是他在陸州所繪後才拿去裝裱的，如果畫有問題，他就一定不是因為原主來的陸州。

那麼，要不要找機會探探裱畫的鋪子呢？

她把原主取畫的經過回憶了一遍，感覺沒什麼必要，裱畫匠是個老婦人，五十多歲，有些健忘，甚至忘了當初送畫的客人是誰，只把原主當成了畫作者。

案情複雜，一個人折騰難度太大了。

她睜開眼看向黎兵，他是蕭複的得力幹將，此去陸州一定會詳查張仵作以及孫大人等人。

或者，可以尋求一下合作？

黎兵反應敏銳，扭頭對上她的目光，問道：「慕容姑娘，從陸州到劉家鎮，馬車勻速走，大多只要一個時辰多一點兒，一般人都選擇到淮山鎮打尖，對吧？」

商瀾頷首，他們之所以晚了，是因為去取畫，當時裝裱還差最後一道工序，原主等了一會兒。

實話實說肯定不行，她說道：「父親睡得晚，起來也不早，我們辰時離開客棧，在街邊買了些新鮮的小食，父親說陸州的黃酒比京城的好，為此特地去南城買了三罇。」

商瀾打開腳下的暗格，露出三個黑黢黢的大酒罇，旁邊還放著一包瓜子和一包熟花生。

「出了陸州城後，父親忽然鬧肚子，折騰好幾趟，時間就晚了。黎大人，我以為父親在這期間可能碰到了什麼人，所以才決定返回陸州。」她繼續說道。

沒有畫，任誰也不會想到慕容飛會去裱畫，而且人已經沒了，到底是誰鬧肚子死無對證。

黎兵笑了笑，又問：「你知道慕容門主是怎麼死的吧？」

商瀾點點頭。

黎兵道：「他八成是被熟人所害，慕容姑娘心裏有懷疑的人選嗎？」

商瀾搖搖頭，「人心隔肚皮，我暫時想不到哪個熟人會害他。不過既然那仵作隱

瞞了我父親的真正死因，那麼查他肯定能找到蛛絲馬跡，這件事就拜託黎大人了。」

王力意外地看了她一眼，「怪不得進了六扇門，倒是有兩下子。」

商瀾道：「過獎。」黎兵換了便衣，幾個下屬同樣如此，這一點也不難猜。

黎兵若有所思，不再問她，閉上眼睛打起盹來。

梁家鎮離陸州不遠，馬車走得也快，半個多時辰就到陸州了。

王力帶商瀾去六福客棧，黎兵帶其他錦衣衛去查張仵作。

客棧掌櫃和夥計給出的證詞與商瀾所言出入不大，王力只是不明白商瀾為何不住免費的驛館，非要花錢住客棧。

商瀾也不解釋，帶著他重新走了一趟驛館。

驛丞手下有個十七八歲的長隨，對商瀾極熱情，見到她就像惡狼見到綿羊，貼上來就走不動路了，一路相隨，眼神亂飄。

原主只住一晚就離開這裏，在南街找了個物美價廉的客棧。

從驛館出來，王力說道：「他這是八百年沒見過母的嗎？什麼東西！若是我，兩個大耳刮子搗過去，保管老老實實的。」

商瀾哼了一聲，「我一個外來人，六扇門小吏，孤立無援，哪來的底氣呢？」

王力有些悻悻，「這倒也是。」

兩人離開六福客棧，前往棺材鋪。

棺材鋪在城南西頭，挨著城牆的一條街上。

商瀾下車後，恰好碰見幾個神色哀戚的年輕人抬著一口薄棺從鋪子裏出來。

「老張絕不是會輕賤自己的人，大侄子還是報官吧。」掌櫃追出來，急赤白臉地囑咐了一句。

老張？商瀾心思一動，那仵作恰好姓張，難不成是同一個人？

掌櫃囑咐完，招呼商瀾進門。

商瀾問：「那人也是橫死嗎？」

「可不嘛，唉……雖說是人都有這麼一天，只可惜死得不太體面。」掌櫃歎了口氣，抬手指指不遠處的老槐樹，「吊那上面了。」

吊死的屍體確實不大好看，說不定張仵作家離這裏很近啊。

商瀾看看王力，王力也看了看她，還擠了擠狹長活泛的小眼睛，示意她不要輕舉妄動。

她當然不能妄動，殺害慕容飛的人跟到了梁家鎮，說不定也在暗中查探著這裏。

他們現在勢單力薄，做什麼都在人家眼皮子底下。

兇手一黨計畫周密，豢養死士，收買府衙公職人員，且始終處於暗處，實力不明。

回京的路數百里，錦衣衛只有區區三十多人，實在不宜強出頭。

兩人挑了最好的楠木棺，又買了些戴孝的行頭，便不再耽擱，直接回了梁家鎮。

黎兵帶人去了知府衙門，正要找衙役刺探張仵作一事時，王力派來報信的人到了。

他是個經驗老到的人，商瀾和王力想到的，他也想到了。

於是，他沒去張仵作家，分做兩路，一路守在衙門口，一路去孫大人家裏。

然而，孫大人也死了，與姨娘一起服毒自盡，王大人親自處理此案。

案件屬於自產自銷，一天就結了案。

黎兵在城裏轉了一天，一無所獲，面對蕭複時不免有些惶恐。

他彙報時蕭複正在用晚膳，一碟子酸黃瓜，一碟子炒酸豆角，一碟子蘿蔔葉子蘸醬，還有一碗燉得濃香的雞湯。

都是下飯菜，金尊玉貴的他吃得極香。

放下碗筷後，他給了指示，「強龍不壓地頭蛇，這件事暫且到此為止，通知慕容藍，明日回京。」

商瀾收到消息後沒說什麼。

她本以為蕭複是個不達目的不甘休的人，卻沒想到他這麼識時務，放棄得如此痛快。

這樣的人太難鬥，如果是他殺了慕容飛，以她的實力只怕報仇無望。

夏季雨多，南方尤其如此，一路上，商瀾不是在車裏躲雨躲太陽，就是在客棧休息，只有晨起習武和三餐用飯時能看見蕭複。

蕭複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，即便面對面，也要通過碎嘴的王力向她傳達指示。

商瀾不明白，但也不在意，該吃吃，該喝喝，有事說事沒事閃人，過得極自在。

王力與她接觸多了，反倒改變了最初的印象，她叫他老王，他叫她慕容，關係融洽。

閒暇之時，兩人經常拉著李強吃點兒零食，聊聊所到之處的風土人情。

這日午後，一行人行至落霞山下，正要上山，就見一個農人背著柴火從半山上跑下來，一邊跑一邊大吼大叫：「死人啦，死人啦，山上有死人吶！」

商瀾聽得分明，不假思索地下了車，雙腳落地才後知後覺地想起，這不是現代了，即便有案子她也無法自行處理。

她手搭涼棚，朝蕭複的馬車看了過去，那邊似乎沒什麼動靜。

王力道：「我家大人不愛管閒事，沒熱鬧看，上車吧。」

商瀾有些失望，正要轉身，就見蕭複的小廝跑過來，同黎兵說了幾句，黎兵便讓兩個緹騎把那農人叫來。

隨後，蕭複撐著紙傘下了車，隨著農人往事發地去了。

王力摸了摸臉，嘿嘿一笑，「還挺疼。」

商瀾道：「走，咱也瞧瞧去。」

王力沒意見，讓老實的李強看馬車，他帶著商瀾跟了上去。

死者躺在半山腰的一塊巨石旁，男性，胸口中了一劍，臉上被利器割爛了，看不出原貌和年齡。

披頭散髮，身上無配飾，無銀兩無銀票，穿的是府綢衣料，款式是北邊京城一帶

的，不是富人，但也不會太窮。

黎兵簡單做了屍檢，說道：「死亡時間在四個時辰以上，心口一刀是致命傷，臉上的傷口是人活著時砍的，應該是仇殺，並順便劫財。」

此時，一道女聲響起，「未必吧，此人右手虎口有極厚的繭子，不是練家子就是屠戶，胸口的傷口狹窄，身上無其他傷口，臉上的傷口長，不像廚房的尖刀，更像劍傷。兇手出手老練狠辣，應該是江湖慣犯，並有意隱藏死者的身分。」

蕭複蹙起眉頭，看向說話之人，斥道：「你以為你是誰？」

黎兵的臉略略紅了一些，他看看蕭複，又瞧瞧商瀾，到底保持了沉默。

商瀾沒想到蕭複反應這麼大，自知惹不起，便先忍了一回，只問那農人，「大哥，你最後見到村裏或鎮上的屠戶是在什麼時候？此人與他們有沒有相像之處？」

那農人「呀」了一聲，聲音陡然拔高了幾分，「莫非是鄭老大？」

蕭複一滯。

商瀾追問：「鄭老大是屠戶嗎？」

「咳咳。」農人有些興奮地清清嗓子，「對，鄭老大是鎮上的屠戶，家裏有幾個錢，只要不賣肉，穿的都是府綢衣裳。」

黎兵插了一句，「他有仇家嗎？」

農人答道：「有仇家。鄭老大脾氣暴躁，動不動就打架罵人，得罪的人不少，但真正出大事的只有一個。上個月他罵了一個姓葛的小姑娘，罵得很難聽，小姑娘臉皮薄，受不住，當時就跳了井。小姑娘的大哥是綠林好漢，前天從外地回來，這人可能是他殺的。嘖嘖，兄妹三人沒爹沒娘，如今大哥殺了人，大姊自殺了，就剩一個七八歲的小弟弟，真是可憐。」

商瀾心裏有了底，朝蕭複抱了抱拳，挑釁地一笑，「蕭大人，我從不以為我是誰。況且江湖中的案子大多歸我六扇門處理，我給黎大人做個補充不算多餘。」

蕭複臉色很差，一言不發。

黎兵雖失了面子，但風度仍在，好脾氣地說道：「慕容姑娘好眼力，受教了。」

商瀾長揖一禮，「我是女子，注意的都是細節，比不得大人目光如炬。為更快破案，不得已掃了黎大人的面子，還請黎大人海涵。」

黎兵拱了拱手，不再贅言，請示蕭複後，讓人走了一趟落霞鎮。

落霞鎮不遠，騎馬來回大約兩刻鐘，手下很快就帶來了鄭老大的妻兒。

經過指認，確認死者是鄭老大無疑。

緝拿兇手一事由當地縣衙接手，商瀾一行繼續趕路。

下山時，王力瞟著蕭複，對著商瀾念念有詞，「你這丫頭牛心左性，就不能忍忍嗎？我家大人豈是你能惹的，你完了，你絕對完了。」

商瀾不理他，從山路旁掐了一大把盛開的野花，一大部分放到慕容飛的棺材上，自己又取幾朵白色的插在小瓷瓶裏。

黎兵的下屬瞧見了，說道：「哪有給死人送花的，那丫頭是不是腦子有病？」

黎兵道：「哪個規矩說不能給死人送花了？此女膽大心細，聰明得很，不是簡單人。」

蕭複的馬車離黎兵不遠，他聞言冷哼一聲，「你倒是心大。」黎兵厚道地笑了笑，「卑職年紀大，資質平庸，若非心大，大人也不會用我。」黎兵在錦衣衛的四個千戶中確實不是最出類拔萃的，但他理智寬容有原則，這是蕭複重用他的首要原因。

蕭複無奈地搖搖頭，「罷了，你派人去趟鎮上，找到那個孤兒，若是資質尚可，就問他願不願意進京。」

黎兵知道，自家大人轉移話題往往是這篇翻過的意思，立刻拱手笑道：「大人仁慈。」

等到晚上住宿時，商瀾發現隊伍裏多了一個七八歲的小男孩。

王力說，他家大人心善，收養的幾個孩子在英國公府讀書習武，過得都不錯。

商瀾不以為然，活是活下來了，但從平民變成奴才，自由沒了。

以蕭複的脾性，此舉或者可謂仁慈，但她秉持著現代人的想法，著實生不出「感激」的心思。

從落霞鎮到京城要走三天，路上遇雨，足足走了五天。

除順手破了個案子，其他的順順當當，別說是殺害慕容父女的兇手，便是山匪也沒見著一個。

進京後，蕭複命黎兵帶人送商瀾和慕容飛回家，自己則進了宮。

六扇門是比較神祕的衙門，慕容飛的住處也非常低調，坐落在西城柳條街柳葉胡同的第三家，左右鄰居都是富商。

商瀾親自敲開大門。

老肖開的門，瞧見棺材時殘腿哆嗦了幾下，「這是……」

「老爺回來了，我去見夫人，白伯伯幫忙張羅一下，準備請老爺回家。」商瀾繞過老肖進了側門。

此時大約下午申正，原主的養母楊氏大多會在廚房裏，親自為家人燉一道好湯。

商瀾聞到了濃濃的肉香，那是慕容飛最喜歡喝的雞湯。

「不知老爺到哪兒了，有沒有雞湯喝。」女子柔婉的聲音從珠簾裏傳出來，每一個字都像尖刀一般刺在商瀾的心上。

她腳下彷彿灌了鉛，有萬鈞重。

「外面是誰？」楊氏問道。

「……是我。」這是商瀾活二十幾年來說得最艱難的兩個字。

「慕容藍？」楊氏放下手裏的傢伙，不緊不慢地走了出來。

簾子掀開後，看到了商瀾的打扮，她面色大變，身體前後搖晃兩下，被後面趕上來的馮嬤嬤接住了。

商瀾穿著粗麻孝服，沒包邊，這是斬衰重孝，一般只為父母。

她說道：「母親，父親去了，錦衣衛指揮使蕭大人親自把他老人家送回來了。」

楊氏靠在馮嬤嬤身上，面無表情，一雙大而圓的眼珠子呆呆地瞪著商瀾。

商瀾沒經歷過這種場面，不免有些無措。

黎兵上前長揖一禮，說道：「慕容門主在陸州劉家鎮意外落水身亡，當地知府正在查明緣由。我家大人考慮南方天氣太熱，不宜久留，便把慕容門主帶了回來，還請夫人節哀。」

「陸州？」楊氏的眼睛又有了活氣，「他在敏江一帶，怎會去陸州，是不是認錯了？」

黎兵道：「這……並沒有。」

楊氏頓了片刻，忽然看向商瀾，「真的是你父親？」

商瀾取出慕容飛的門主腰牌，雙手遞了過去。

楊氏顫巍單手接過去，隨即一個巴掌拍了過來。

商瀾下意識一躲，楊氏的手落了空，重重地掃在馮嬪嬪的肩膀上。

「你害死我家老爺，居然還敢躲！」楊氏有些歇斯底里，眼淚一串串地落了下來。

商瀾明白，楊氏以為慕容飛去陸州是為了接原主回京。

她有些後悔了，如果是原主在，這一巴掌必定會不聲不響地用臉蛋接下來。

「母親，我與父親是偶然相遇，他當時不知道我在陸州，而且我也差點死了。」

商瀾不是原主，不想領受這等天大的冤屈。

楊氏捏住馮嬪嬪的胳膊，「他就是去找你的，別以為我不知道……」

馮嬪嬪忽然開了口，「夫人，老爺還在外面呢。」

老肖是慕容飛的老下屬，替慕容飛挨了一刀後，腿腳有了殘疾，在慕容家養老，算是半個管家。

馮嬪嬪是他的內人，負責廚房和針線，與楊氏關係融洽，說話很有分量。

楊氏瞧了眼黎兵，果然忍住了，扶著馮嬪嬪一步一步向大門走了過去。

黎兵同情地看著商瀾，說道：「慕容姑娘……節哀，我這就回去覆命了。」

商瀾平復一下紛亂的心情，「我送黎大人出去。」

老肖夫婦做事爽利，傍晚時分搭起了靈棚，該給報信的也都報了信。

弔唁的人陸續來到慕容家。

慕容飛的幾個親信來得最快，其中包括本來正在與慕容藍相看的謝熙。

此人在六扇門中的地位與原主相同，今年二十歲，入門兩年，跟著大捕頭周全負責西北一帶的大案要案。

謝熙對商瀾並不熱情，同其他人一樣說上幾句話就再沒多的了。

商瀾知道是怎麼回事，第一，慕容飛的兩個兒子還小，一個十歲，一個十五，都在讀書，慕容家在朝廷中已然沒有了根基。

第二，謝熙長得不錯，行情極好，且年紀也大了，不會等一個身世淒涼還要守孝三年的慕容家養女。

天氣太熱，慕容飛在家裏停靈三天就下葬了。

慕容家驟然清淨下來，楊氏也終於有時間料理商瀾了。

馮嬪嬪把商瀾請到二進正房。

「跪下！」楊氏端坐在貴妃榻上。

雖然只過去三天，但她就像換了一個人，臉色蠟黃，顴骨突出，眼睛裏佈滿了血絲。

商瀾沒猶豫，跪下了，原主欠慕容家，她欠原主，應該跪。

「妳說，我家老爺到底是怎麼死的？是不是妳害的？」楊氏手一抬，把手裏的茶杯砸了過來，「是不是妳，說啊，是不是妳！」

商瀾接住茶杯，放在身旁，不徐不疾地說道：「不是我，也不可能是我。」她抬起頭，對上楊氏的目光，「母親為何認為是我？」

蕭複知道慕容飛死於他殺，卻讓黎兵只說溺死，意思就是不想打草驚蛇，滋生事端——疑犯自盡，作作自殺，推官被殺，慕容飛的案子當以蕭複的回京告一段落。這也是商瀾的想法，所以她對楊氏不會實話實說。

「要不是妳在陸州，老爺又豈會……要不是為了救妳，精通水性的老爺怎會落此下場？」說到這裏，楊氏看了看站在太師椅前的兩兄弟，又瞪向商瀾，從牙縫裏擠出幾個字，「天生就是個狐媚子！」

狐媚子？商瀾明白了。

楊氏三十歲，單眼皮，鼻梁微塌，下巴棱角分明，只是中等樣貌。而原主顏值高，身材姣好，年輕又有朝氣。

楊氏大概是以為慕容飛對原主有別樣心思，所以才放下公事親自趕到陸州，送她回京。

商瀾搖搖頭，用關愛智障的目光看著楊氏，說道：「母親，父親已經去了，這等髒水就不要往他身上潑了吧。他老人家的品行母親應該比我清楚，母親罵我不要緊，但請不要辱沒了父親的名頭。」

「娘，您想多了！」十五歲的慕容瑾往前邁了一步，「姊姊也差點回不來，娘又何必苛責於她。」

楊氏大怒，歇斯底里地喊道：「苛責？我怎麼苛責了？她就是個狐狸精，勾引這個不算，還想勾引那個，什麼東西！」

勾引這個，還勾引那個？商瀾回憶了一下，絕沒有那樣的事，原主出身不好，在言行上格外注意，從不做出格的事情。

楊氏胡攬蠻纏，她覺得沒必要替原主忍辱負重，乾脆站了起來，說道：「父親來陸州確實有送我回京之意，但這不該成為母親抹黑我和父親的理由。如果母親叫我過來只為此事，對父親去世的詳情不聞不問，那我也沒什麼好說的，先到此為止吧。」說完轉身要走。

「站住！」楊氏一拍小几。

慕容珩跑過來攔住商瀾的去路，仰著小腦袋認真地說道：「姊姊不要走，我想知道父親到底是怎麼走的。」

慕容瑾點點頭，「姊姊請坐，我也很想知道。」

兩兄弟長得很像，都是容長臉、狹長眼、高鼻子，容貌乾淨清澈，腦子也很聰明，能文善武。

尤其慕容瑾，年紀雖小，但已經可以考秀才了。

「坐就不必了，這件事早該說清楚的。」三天了，商瀾一直在等這個機會，立刻把之前編好的說辭竹筒倒豆子似的說了一遍，「……我與父親一起出城，但出事時我們不在一起。父親在劉家鎮打尖時回了陸州，中午就走了。

「我在劉家鎮的六福客棧等候，一覺睡過去，醒來時我人已在沱河湍急的洪水裏……第二天早上我去找父親，父親在距離劉家鎮三十里地之外的梁家鎮鎬頭灣被人發現……仵作說，父親的鼻子和嘴都有泥沙，確是溺亡。」

「即便如此，蕭大人也懷疑我有弑父的嫌疑，從梁家鎮查到劉家鎮，最後還查到了陸州……去陸州前，我同蕭大人借了些銀子，買了一副上好的楠木棺，這是我這個做女兒的孝心，請母親不必放在心上。」

她這番話真的多假的少，不怕查證，還能自證清白。

楊氏繃直了腰背，拿著綢帕左一下右一下地擦眼淚，「不在一起卻一起落了河？你騙誰呢！」

「而且……」慕容瑾紅了眼圈，哽咽著問道：「姊姊不會游水吧。」

商瀾道：「我確實不會游水，不過是命大罷了。無論如何，事實就是如此，你們若信不過錦衣衛，可以派老肖走一趟陸州。」

「狐媚子，到底是不是你殺了我家老爺？」楊氏光著腳下地，張牙舞爪地朝商瀾撲了過來。

「娘！」慕容瑾一把將她拉住，「姊姊為何要殺父親？您的責怪毫無道理。」

商瀾蹙起眉頭，在原主心裏，養母楊氏乃是不折不扣的淑女，上得廳堂下得廚房，說話行事極有分寸……

行吧，跟一個悲傷過度的家庭婦女計較什麼，就當她得了失心瘋吧。

商瀾懒得再說，直接轉身出門。

慕容珩見自家大哥沒有新指示，跑到楊氏身邊，抱著她的手臂小聲抽泣起來。

慕容瑾說道：「娘，既然肖伯伯要去陸州，這件事就先別急著妄下結論……」

楊氏絕望地仰起頭，在慕容瑾的小臂上接連擰了兩把，怒道：「為什麼不急，怎能不急？你爹白養你到這麼大，翅膀還沒長硬，魂兒就被賤人勾走了。」

「娘，爹剛去，這樣的話不要再提了，您這是扎兒子的心吶。」慕容瑾忍著疼，半扶半脅地把她請回到貴妃榻上。

他在楊氏身邊坐下，懇切地說道：「娘，我接下來的話您務必要聽進去，不能讓那些莫須有的事隔了咱們母子的心，否則爹在九泉之下也不會安心。」

楊氏不理他，細細碎碎地抽泣著。

慕容瑾道：「首先，她不是兒子的親姊，也從未勾引過兒子；其次，父親剛去，兒子要守孝三年，婚事不必再提；最後，父親死因不明，只要姊姊洗脫不了嫌疑，我和她便註定無緣。」

楊氏狠狠抹了把淚，「她就是洗脫了嫌疑，你和她也一樣無緣。瑾哥兒，你爹已

經去了，慕容家後繼無人，我絕不會容許一個孤女做我的兒媳婦。」她轉身從迎枕下取出一封信函，交給馮嬤嬤，「你拿著這封文書去一趟後罩房，讓她搬走，立刻，我再也不想見到她。」

慕容瑾嚇得站了起來，「母親，姊姊孤身一人，在京城無依無靠，您讓她馬上就走，她能去哪兒？」

楊氏躺了下去，閉上眼長歎一聲，說道：「我管她去哪兒，從今天起，她不再是我慕容家的養女，不能再姓慕容。你若敢幫她，娘就死給你看。」

慕容瑾白了臉，姊姊不姓慕容，就不必守三年孝；不守孝，就不會等他三年，那他要怎麼辦？

七月初一下午，醇和園勤政殿。

冷氣氤氳的假山冰雕旁擺著一張玳瑁小几，小几上是一張上好的白玉棋盤。

棋盤兩端坐著兩個眉眼精緻的年輕人，面西而坐的是昭和帝，另一個是其表弟蕭複。

蕭複落下一子，說道：「陸州知府來消息了，說慕容飛去世時身邊無人，馬匹和行李不知去向，找不到落水的真正原因。另外，陸州那幾個官員至今未發現異動。」昭和帝道：「這些都在你意料之中，接下來有什麼打算？」

慕容飛是他的親信，死得這般蹊蹻，背後的陰謀一定巨大詭譎，絕不能等閒視之，交給蕭複處理最是恰當。

蕭複吃掉昭和帝的八個棋子，不緊不慢地一一拿掉，「臣暫時沒有頭緒，打算先看看慕容……商瀾再做打算。她現在被慕容家趕出來了，自立女戶，臣請皇上給道旨意，恢復她在六扇門的差事，以便她行事。」

昭和帝按住他的手，「慢著，我悔棋。」

蕭複冷酷地撥開，「落子無悔。」

昭和帝挺了挺胸，「朕是皇帝。」

蕭複不以為意，「我是皇帝的表弟。」

「臭小子！」昭和帝抬手在蕭複腦門上彈了一記，「表哥打表弟天經地義。」

蕭複把剩下的幾個子拿走，道：「打可以，棋不能讓。」

「臭小子。」昭和帝又罵一句，大手在棋盤上一通亂揮，「沒意思，不玩了。」

蕭複道：「玩不起。」

昭和帝罵道：「小氣鬼。」

兩人一邊鬥嘴一邊起了身，移駕太師椅，小太監上了涼茶。

昭和帝抿抿修剪得漂亮精神的八字鬍，說道：「楊氏把一個孤女趕出來，未免太沒風度，那丫頭情緒如何？」

蕭複指了指殿前月臺上光亮的銅龜，「她沒什麼，在南城金魚胡同租了間廂房，還託人在瓷器鋪子找了個活計，情緒比那玩意還穩當呢。」

昭和帝皺起兩道劍眉，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？」他無奈地搖搖頭，「你這樣更沒人敢

嫁你了，惜香憐玉啊，大表弟。」

蕭複抿起薄唇不再說話，他要是會憐香惜玉，豈會孤身到現在？

今年二十五的他情路坎坷，從小指腹為婚的對象沒活到三歲，十四歲時家裏定下的姑娘愛上了表哥。

十五歲時他去了一趟南方，回來的路上殺了二十幾個山匪，劍都捲刃了；十六歲在邊關抗擊天水國入侵，坑殺數百俘虜，這兩樁事情嚇退了無數適齡對象。

再之後，他做了錦衣衛指揮使，在京城提他的名字可止小兒夜啼。

「大表弟，你家長輩不好，不代表所有女人不好，像朕的母后，你親姑母，她不好嗎？還有朕的皇后，大度雍容，從沒跟朕紅過臉。女人如水，冷了會結冰，熱了才柔軟，你不妨溫柔小意些。人心是肉長的，只要你……」

昭和帝苦口婆心地勸了好一陣，蕭複仍是面無表情，無動於衷。

他只好停下話頭，端起茶水一飲而盡，斬釘截鐵地說道：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婚姻大事不能再耽擱下去，朕幫你挑了個不錯的姑娘，擇個吉日就給你指婚。」

昭和帝對蕭複自稱「朕」時，通常代表這件事沒有商量的餘地。

蕭複只能問道：「哪家的姑娘，漂亮嗎？」

第三章 回六扇門被刁難

大夏朝與明清相仿，京城叫寧城，位置在現代的南京一帶。

商瀾是北方人，租房時想起了蘇軾的詩——可使食無肉，不可居無竹。無肉令人瘦，無竹令人俗。

當然了，她只是一個女警，並沒有大文豪蘇軾的境界，之所以喜歡竹，純粹是新鮮感作祟。

金魚胡同不是正兒八經的胡同，街道旁有一條丈餘寬的小溪，溪水邊栽了不少竹子，風景優美。

環境好，租金也貴，小小的東廂房月租八百文，這還不算什麼，據說大比之年年初時會漲到三兩。

原主在六扇門當差一年，每月進帳三兩。雖說賺的銀子都自己拿著，一整年下來不算太少，但去掉每月固定花費、出差陸州時的額外消費，以及買瓷器的錢，剩下來的不多。

商瀾總共只剩三兩碎銀，她之所以敢把房子租在這裏，是因為蕭複借她的五百兩還剩三十八兩。

背著五百兩的巨債，企圖靠打一份每月一兩銀的短工來還，真的太難了！

商瀾歎了口氣，賣力地把裝瓷器的木箱子從馬車上卸下來，再一箱箱搬到鋪子後面的庫房裏。

五趟走下來，後背全濕。

商瀾用袖子擦了把汗，搬起第六箱。

「慕容……商瀾！」有人在馬路對面喊她的名字。

商瀾放下箱子，往對面一瞧，只見謝熙牽著一匹黃驃馬，正熱情地朝她招著手。

「不是說清楚了嗎，怎麼又來了？」她咕噥一句，還是過去了。

從慕容家出來的第二天，她就走了一趟六扇門，把陸州的任務交了，差旅費報了，同時還領到一份炒好的魷魚。

新上任的六扇門門主是原副門主祁勁松，此人一直認為女子在六扇門中發揮的作用不大，因此一轉正就把六個女捕快打發了。

失業的同一天，謝熙對她表明了態度。

原本只是相親的關係，肯說一聲已經是良心了，商瀾舉雙手贊成。

人往高處走，水往低處流，古代生存不易，她必須允許謝熙變心。

「謝哥，什麼風把你吹到這兒來了？」商瀾問道。

「當然是夏天的熏風，慕容……商捕快，門主派我請你回衙門。」謝熙拱了拱手，

「恭喜官復原職。」

商瀾大悅，毫不矜持地露出八顆整齊的小白牙，「此話當真？」

她是個美人，笑的時候五官飛揚，格外燦爛。

謝熙還是頭一次見到笑得如此張揚的她，心裏咯噔一下，隱約生出了絲絲悔意。

他強行別開視線，落在商瀾褐色的長褂和佈滿塵土的玄色布鞋上……她打扮雖寒酸，但整個人完全沒有寒酸的意思，身高腿長，挺拔明媚。

「當、當真，這種事豈能開玩笑，你跟掌櫃說一聲，咱們這就走，莫讓大人久等。」

謝熙指了指已經在門口張望的瓷器鋪掌櫃。

「那你等我一會兒，掌櫃歲數大了，我幫他把剩下幾箱瓷器搬進去。」商瀾大步跑回去，搬起一箱，邊走邊跟掌櫃辭工。

掌櫃聽說商瀾要回六扇門，不但不敢攔，還要給她結算這幾日的工錢。

商瀾不等人家找到接替的人手就撂了挑子，不好意思拿工錢，再三謝過掌櫃，同謝熙一起回了六扇門。

六扇門門主簽押房。

祁勁松大約四十出頭，身材健碩，濃眉大眼，男子氣概十足。

商瀾從原主的記憶中得知，祁勁松對女子不太友好，是個妥妥的大男人主義者。

祁勁松大馬金刀地坐在書案後，雙手壓著上面的一張文書，頭略向前伸，甕聲甕氣地說道：「叫你回來是因為有個案子需要你幫忙。」

你大爺的，耍人玩呢！商瀾瞪了一眼無措的謝熙，有些生氣地反問道：「所以，我辭了工，祁大人卻只是叫我幫忙？」

祁勁松臉色一沉，低下頭，沉聲道：「回來可以，前提是破了這個案子。」

頭習慣性向前伸，說明此人攻擊性強；沉了臉又迴避她的視線，說明他不願接受她破案之後的結果。

商瀾猜測，她能復職大概是上面壓下來的結果，這位祁大人並不情願。

那麼，誰會為她說話呢？

她只認識蕭複，如果是他，他又為何多管閒事？怕自己消沉下去，北鎮撫司便再也找不到慕容飛一案的線索？

呵呵……這算什麼，因禍得福嗎？

祁勁松見商瀾久久不答，直勾勾地看著他手下的文書，終於有些不耐，把文書往下一帶，扔進抽屜裏，「不同意就算了，小謝送她出去。」

謝熙心裏窩火，又不敢頂嘴，只好強撐著笑意說道：「慕容姑娘——」

「我叫商瀾。」商瀾打斷他的話，「祁大人，我同意了，哪個案子？」

祁勁松有些失望，眉心擰成一個大疙瘩，看向謝熙，「飛花令的案子就交給你們了，小謝帶她去看看飛花令的卷宗。」

謝熙怔了好一會兒，最後白著臉說道：「是，門主。」

商瀾敷衍地道了聲謝，同謝熙一起出了簽押房。

「飛花令是什麼案子？」她有預感，如果祁大人不想讓她回來，案子的難度一定不小。

「唉……」謝熙歎了口氣，「這是一樁陳年老案了，每年死兩三個，五年死了十四人，到現在連個嫌犯的影兒都沒看到過。」

外面熱，兩人去了捕快們休息的倒座房聊案情。

房間不大，中間放著兩張八仙桌，桌旁擺著八條長凳子。

謝熙請商瀾坐下，在桌子上隨意挑了只有水的杯子，灌了好幾大口，才把案情娓娓道來……

飛花令原是讀書人行酒令時的一個文字遊戲，但在這樁案子裏，則是一樁連環殺人案的核心內容。

此案的死者皆為女人，死亡時間均與某一種花的盛開有關。

死者被繩索勒死，頭上插一朵盛開的鮮花，遺容安詳美麗，小衣裏塞一張紙條，上面寫著一句有「花」的七言詩詞。

十四個人十四句詩詞，每一句都符合飛花令的規則。

這就是「飛花令」一案的綜述。

第一樁案子發生在昭和元年春，案發地在西城美人丘，死者是暗娼，二十八歲，髮髻上插的是豔黃色的迎春花，紙條上書「春花春月年年客」。

第二樁案子發生在昭和元年秋，案發地是距離京城不到五里地的一處野樹林，死者是個十八歲的小媳婦，髮髻上插著菊花，紙條上書「不是花中偏愛菊」。

第一樁「花」字在第二，第二樁「花」字在第三，以此類推。

今年六月死了第十四個，死者是花間樓的頭牌，案發地是她的房間，髮髻上插了一朵碩大的荷花，紙條上書「花底忽聞敲兩槳」。

十四樁案子，謝熙最熟悉的是最後一個，所以他去庫房找來了卷宗。

古代沒有先進的技術，能保存的證據有限，卷宗極為簡陋，除了幾個疑似的腳印尺寸、飛花令、一脈相承的毛筆字、同樣的竹紙，其他的什麼都沒有。

案子始終不破，原因有二，一是兇手高智商，有反偵查能力；二是兇手謹慎，選擇的地點足夠隱蔽。

但花間樓這一起，兇手在地點的選擇上忽然有了極大變化，這說明什麼呢？

偶然、自負還是挑釁？或者，三者兼而有之？

商瀾決定按倒序，把每個案發地重新調查一遍。

研究完卷宗已經中午了，謝熙把卷宗收起來，道：「餓了，吃飯去，我請客。」

商瀾也餓，但她不想去。

原主和謝熙雖不曾訂婚，可六扇門的人大多知道那段歷史。

祁勁松讓她和謝熙搭檔，不過是想藉此讓她知難而退罷了，但她不會因此認輸。

工作沒關係，肯定混在一起，可如果吃飯還在一起，只怕……

六扇門的人都不笨，謝熙大概猜得到她在顧忌什麼，指了指外面，說道：「劉哥、吳哥回來了，這案子現在在他們手上，叫上他們，咱邊吃邊聊如何？」

劉漢和吳正明才回來，正在門外跟其他同僚抱怨飛花令的案子難辦，粗聲粗氣，屋子裏聽得一清二楚。

原主認識這兩人，雖沒怎麼接觸過，但知道他們是六扇門的老手，經驗豐富，比謝熙這樣的半吊子強多了，因此便答應。

謝熙去邀請劉吳二人，兩人答應得極爽快。

一行人往西城區去了。

京城最好的酒樓大多在西城，謝熙選了離花間樓最近的味豐齋。

味豐齋是小館子，門面不大，但以砂鍋大魚頭為代表的江鮮乃是一絕，菜價不俗。

謝熙有錢，他家是絲綢大戶，有絲廠和作坊，京城幾個有名的大綢緞莊與繡坊，謝家占了一半。

謝熙行二，家裏生意由大哥繼承，他只吃分紅。即便如此，他也是捕快中最有錢的一個。

四個人在大堂裏坐下，謝熙點了招牌菜，其他三人各自點了喜歡的野菜。

主食是四碗米飯，一盤蟹黃包，再加兩壺竹葉青酒，便足夠了。

人多，上菜不快，幾人就著茶水聊了起來。

劉吳二人正對此案一籌莫展，如今由商、謝接下，自覺如釋重負，便也不藏著掖著，把掌握的情況說了個一清二楚。

此案前五起在順天府管轄範圍內，負責的推官是老手，破過不少大案。

但此案兇手狡猾，推官用盡渾身解數仍破不了案，第六起時，皇上親自下了批示，讓他們移交給六扇門。

然而六扇門也不成，經手的捕頭換了一群又一群，始終抓不到人，女人還是一個接著一個的死。

劉、吳二人從第十三起開始接手，案發時間是二月十六寅正，案發地為西城怡情樓旁邊的胡同裏。

死者是一名十六歲的妓子，被發現時頭上插著一支蔫了的海棠花，乍作推斷，死者在四個時辰前死亡。

因前一天夜裏下了雨，捕頭們找到了比較清晰的腳印，不到九寸長。

他們接手後，找到先前被懷疑過的二十三個讀書人，把他們的鞋子量了一遍，發現有四個尺寸差不多的。

但當時恰逢花朝節，四人不是有不在場證明，就是根本不在京城，腳印沒起到任

何作用。

第十四起，死者麗娘當天因偶感風寒並未接客，一直在自己的獨門小院休息。此小院與後門毗鄰，後門經常開著，守在那裏的龜公是個老頭，精神不濟，常常打瞌睡。

死亡時間是上半夜，二更將至之時，死者的婢女去廚房熬藥，兇手趁此機會潛入，勒死了死者。

劉吳二人詢問了花間樓的所有龜公、小廝和婢女，卻沒有任何收穫。

兇手如鬼魅一般，沒留下任何痕跡，他們目前能掌握的只有「讀書人」和「腳印」兩個元素。

京城能玩飛花令的讀書人約有上萬之數，流動性又大，六扇門人手不夠，很難一一排查。

「商姑娘，這案子太難辦，依我看呐……」劉漢舉起杯子「滋溜」一口，沒把話說完，但明眼人都曉得他是想勸商瀾放棄。

商瀾也有些猶豫，她有勇氣、有經驗、有知識不假，但這個時代科技落後，法律不健全，方方面面都有所局限也是事實。

最關鍵的還是她窮，萬一查就是一兩年，往後的日子要怎麼過？

「懶妹子。」門口處有人叫了一聲。

「老王？」商瀾朝門口望去，一眼瞧見穿著象牙白長衫的蕭複走了進來，後面跟著的正是王力和李強。

蕭複也看見商瀾了，腳下頓了頓，目光迎上了她的。

商瀾不得不站起來，拱手道：「蕭大人。」

蕭複板著臉，一言不發，施施然上了樓。

李強同商瀾點點頭，跟著上去了。

王力小跑過來，說道：「懶妹子，聽說妳回六扇門了？不錯不錯，好好幹哈！」

他握了握拳頭以示鼓勵，又馬不停蹄地轉身走了。

商瀾無語，說道：「我可謝謝你了，回不回六扇門無所謂，別叫我懶妹子就成。」

王力跑得快，賤兮兮的聲音從樓上傳下來，「那不是方便嘛。」

劉、吳二人都是酒包，喝上酒就停不下來，商瀾一時沒想好要不要接著乾，便隨他們去了。

幾個人一直喝到下午未時過半才結束這頓飯。

謝熙酒量不好，醉得厲害，跟劉漢和吳正明一起走了。

商瀾是海量，但她是女子，不好在外面跟男人喝酒，因此滴酒未沾，和他們分別後便獨自往花間樓去了。

這麼大的案子，她很好奇，還是想試試。

花間樓是京城最出名的妓館之一，往來的都是有錢人。

商瀾站在花間樓樓下，扯了扯發皺的府綢長衫，挺起胸膛，直直朝大門口走了過

去。

蕭複下了馬車，看著她的背影說道：「以她的資歷，花媽媽未必給面子。」

王力道：「如果大人允許，卑職想去幫她說和說和。」

蕭複冷笑著看了王力一眼。

王力一縮脖子，趕緊退了一步。

商瀾一進門就被龜公攔下來了，那龜公瞄了她鼓脹的胸部一眼，說道：「花間樓不是小倌館，請姑娘移步鳳求凰。」鳳求凰是小倌館，也在這附近。

商瀾背著手，「我是六扇門的捕快，來此是為了飛花令的案子。」

「女捕快？」花枝招展的老鵠花媽媽款步走了過來，「麗娘一案，有六扇門的老劉和老吳在查，妳有腰牌嗎？」

商瀾沒有腰牌，祁勁松那狗官沒給她。

她說道：「腰牌沒帶，但祁大人把案子交給我了，以後由我跟花間樓打交道。」

花媽媽拒絕得很乾脆，「沒腰牌誰認得妳是誰？下次帶著腰牌來……喲，蕭大人，什麼風把您吹來了。」她扔下商瀾，花蝴蝶似的奔了過去。

商瀾轉身，見又是蕭複，便道：「蕭大人，我今天上午回了六扇門，而且剛才在味豐齋你也看見了，還請大人幫卑職解釋一下。」

花媽媽見她認識蕭複，嚇了一跳，「喲，奴家有眼不識——」

「不認識。」蕭複冷著臉打斷她，與商瀾擦肩而過。

這什麼人啊？商瀾目瞪口呆地看著蕭複的背影。

王力擠眉弄眼地扔給她一個自求多福的眼神，匆匆跟上去了。

商瀾深吸一口氣，纖長的食指點了點攏在前面的龜公，說道：「行，我這就去取腰牌，但要是耽誤了破案，我唯你是問。」

那龜公縮縮脖子，回頭看看花媽媽，遲疑片刻，到底甩下一聲「等著」去找花媽媽了。

盞茶的功夫後，那龜公陪著商瀾去了死者住的小院。

院子不大，丈餘長，鋪了青磚，牆角處栽了棵梨樹，已然果實累累。

當中只有一間正房，死者住在東次間，屋裏陳設著一整套的酸枝木傢俱，地上有地衣，床上、窗簾、墊子都是絲綢所製，色彩穠麗。

商瀾進屋後，站在門口看了看佈局，問道：「丟東西了嗎？」

「沒丟，什麼都沒丟，這屋裏值錢的東西都被花媽媽拿走了。」龜公說道。

商瀾摸了一把八仙桌，上面乾乾淨淨。

龜公又道：「這屋子天天有人收拾，等過了七七就有其他姑娘搬進來了。」

有人收拾，就說明沒有指紋。

商瀾繞過屏風，進了內室。

架子床不大，不足一丈半。

龜公說，屍體安安靜靜地躺在床上，還蓋了被子，像睡著了一樣。

婢女端著湯藥進來，想叫她起床喝藥卻發現人死了，嚇得不輕，大病了一場，到現在也沒好利索。

被子是好的，但死者身下的褥子被踹壞了，這說明兇手是在床上下的手。

商瀾問道：「麗娘會在這間屋子裏接客嗎？她的恩客多嗎？」

龜公道：「偶爾。她是花間樓的頭牌，常客二十幾個，大多來過這裏，劉捕頭和吳捕頭有他們的名字。」

商瀾點點頭，老劉他們查過了，沒找到突破口。

從小院出來，她去旁邊的小門看了看。

門是帶門樓的，不具備出入自由的特點，兇手想進來必然要趁著守門的龜公不在。出去時好辦，如果後面走不了，冒險從前門出去也可。

龜公說，麗娘出事後，花媽媽盤問過守門的老傢伙，得知他那天過生辰，傍晚時喝了酒，天一黑就睡著了，直到人死了才醒。

商瀾把整個花間樓走了一遍，要來紙筆，連同此間前後街畫了幅詳細的草圖，這才告辭出了妓館。

她前腳離開，後腳就有人進了蕭複所在的包間。

蕭複睜開眼，讓琵琶停了下來。

進來的人稟報道：「大人，商捕快回去了，除畫了張圖，就是到處走走問問，其他的什麼都沒幹。」

蕭複勾起一側唇角，忽地笑了一聲，「她是天真呢，還是愚蠢？」

「飛花令」一案久久不破，京城百姓人心惶惶，昭和帝便把此案也交託給北鎮撫司，力求雙管齊下，務必在今年將兇手繩之以法。

蕭複對此案早有關注，對卷宗裏記載的內容瞭若指掌，今天來花間樓也是為了掌握其他線索。

商瀾一走，他立刻去死者的院子勘察了一番，結果自然是……一無所獲。